

## 玫瑰刺青

我一睜開眼睛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純白。

純白色的天花板，還有刺鼻的藥水味。我在醫院。

我輕輕動了動身體，發現全身有點疼痛，好像這個身體不是我自己的一樣。身旁的爸媽發現我醒了，情緒激動的嚷著醫生護士快來檢查，吵雜聲在我耳邊迴響不斷。

「笙笙呢？」我孱弱地問。正大呼小叫的爸媽似乎沒聽懂我說什麼，瞬間安靜地盯著我。「李笙笙呢？她在哪？」我看著爸媽，複誦了一次。

爸媽愣了愣，對望了一眼，媽媽才開口：「她在樓下的病房。」

聞言，我立刻撐著不太聽使喚的手坐起，不顧爸媽反對，硬是要下床去樓下找笙笙。爸媽攔不住我，勸說了半天，最後只好陪我一同下去。

爸爸幫我推著點滴架，媽媽扶著走路一跛一跛的我，緩慢地走去笙笙的病房。

笙笙的病房房門沒關，我剛走到門口，就看到笙笙一臉虛弱地坐在床上，也恰好往外看到我。我見到她便格外地興奮，一邊加快腳步地走進房裡，一邊大喊：「笙笙！」

但笙笙卻出乎我意料的，一臉驚愕地盯著我看了半晌，然後才怯怯地吐出了一句。

「妳是誰？」

\*\*\*

我第一次見到笙笙，是在高中開學的第一天。

記得那天艷陽高掛，全體新生必須頂著頭上炙熱的太陽，整齊地在操場中央列隊。司儀一聲令下，大家便聽從指令地立正站好，以熟悉的國歌開始了這個所謂的入學典禮。

隊伍以班級為單位成兩個縱隊。我們班是七班，位於隊伍的第四橫排，距離前方的司令台有些距離，而我又恰好站在我們班隊伍最後一排的最末一個，即使台上的訓導主任已經用著麥克風講得聲嘶力竭，我還是只能勉強聽得出幾個比較重要的關鍵字，其他的語音皆是模糊帶過。

於是我耐不住無聊，又曬的有些頭暈，便開始東張西望。一往右看，發現隔壁班的一個女生也恰好看向我。她站在跟我同排離我最靠近的位置，我們之間隔著一條兩公尺多的走道。我們倆互看了兩秒，她便面無表情的轉過頭去了，於是我也轉了回來。不到幾秒時間，我又微微地側過頭去，偷偷地打量著她。

她的五官長得很精緻，眼睛特別明亮，睫毛非常地長，是連我這樣的女生都會想再多看幾眼的美女。她的身材高挑纖瘦，白皙的肌膚搭上白衣黑裙的制服，顯得格外青春氣質。

我下一眼就注意到她的手背上有一個刺青——是一朵盛開的紅色玫瑰。

我腦裡突然冒出了許多想法和疑問。為什麼她高中就刺青？她家裡是不是黑道？她是不是有一堆小弟的大姊頭？是不是只要跟她對上眼，她就會找人來圍毆你？這些猜想對像我這樣的平凡高中生而言，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

於是我不敢再偷瞄她了，只好悶悶的低著頭，看著我因為踩在草地上，邊緣沾染到些許泥土的白色帆布鞋。

看著看著，想著想著，忽然！感覺四周瞬間變得異常寂靜，彷彿整個世界遠離了我一般，視線也開始模糊起來。

然後我暈了過去。

當我醒過來，是在學校的保健室。

我一瞄，發現剛才跟我對上眼的那個漂亮女生，就坐在我床邊的椅子上，正低著頭看書。「妳醒了？」她發現我醒來了，便將書本闔上，看著我。

「嗯。」由於我先前對她手上刺青的胡亂猜想，讓我還有點怕她，所以我不知道要說什麼，只

## 小說組作品編號：

得應了應。

「老師說妳是中暑了，多休息一會就會好。」她說。

「喔。」我又愣愣的應答了一聲。

「那我先回去上課了，妳可以多休息一會再回去。」她說完，便起身離開了。

在她轉身之前，我看到了她白色制服上繡著的名字，李笙笙。

我看著她高挑自信的背影，又想起了那個刺青，瞬間覺得我們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。

回到班上後，我便問了我前面的同學，為什麼在保健室是她陪著我。

「我站在前排，其實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聽到叫聲後轉頭才發現妳昏倒了，那時她就蹲在妳身邊了，然後老師就急忙叫人送妳去保健室。聽說幸好是她扶著妳，妳的頭才沒直接撞到地上。」

我聽了瞬間覺得非常不好意思。她幫了我，我居然還把她想成是壞人，真是不應該。

從此之後，我只要在走廊上遇到她，都會以感激的眼神望著她，但她卻對我視若無睹。幾次後，我開始覺得她可能是不記得我了，畢竟我不是像她那樣，讓人一看見就會特別印象深刻的美女，我只不過是一個相貌平凡的女生罷了。想通之後，我也不再在遇到她時多想些什麼。

我以為我跟她從此不會再有瓜葛了。直到過了一段時間，某天中午我跟我幾個班上的好朋友聚在一塊吃飯時，她們說笙笙在隔壁班被排擠。

學校不大，人數也不多，人與人之間的八卦流言總是傳的比箭還快。

我聞言，覺得非常驚訝。像她那麼漂亮的女生，為何會被排擠？接著我又想到了她手背上的刺青。

「聽說有人看見她下課後，被一位中年男子載走，重點是那男的還開賓士喔！但是過了幾天，又有人看到她上了另一個男人的車。」小茉口沫橫飛地說著聽來的最新情報，一臉興致高昂。

「我從一開始看到她手背上的那個刺青，就覺得她一定不是個單純的女生。」丁兒點頭如搗蒜地附和道。

「他們班的人都避她唯恐不及呢！要是我，我也不會想跟那種背景複雜的女生當朋友。」如青一臉嫌惡地搖頭。

我聽著她們七嘴八舌地聊著笙笙的事情，心裡有點不太舒服，因為我覺得她並不是那種人，便只默默地低著頭吃我的便當。

一日，放學後我像往常一樣地上了公車。正逢人潮尖端時段，公車上擠的水洩不通，我被後面上車的人潮推的只能艱難地往內部移動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能抓到握把的地方，我便將書包抱在胸前，發呆地看著車窗外的景色，身體隨著公車的移動而搖搖擺擺的。

過了幾站，乘客漸漸地下了車，雖然車上人還算多，但已經沒那麼擁擠了。又過了一會，我發現一位站在我左邊的中年大叔，似乎一直往我這裡靠近，我開始覺得不對勁，於是我藉著車的搖晃偷偷地往右跨了一大步，卻發現那位大叔也隨著我往右了一步，並且與我肩併著肩，離我更加近了。

我感到有些害怕，但思考了一下，發現其實他也沒做什麼，只是可能後面的乘客推著他，他才往我這裡靠近吧。我試著說服自己不安的情緒。

但就在我安心的下一秒鐘，就感到有股溫熱的觸感隔著裙子貼在我的屁股上，我瞬間嚇的夾緊了雙腿，偷偷地往後一瞄，就是那位大叔！他正把手貼在我的屁股上！

我害怕得臉色發白，但卻低著頭不敢出聲。四周的乘客大多專注地滑著手機，有些人則盯著某處發呆，似乎沒有人有發現任何異常。

我感到他的手正緩慢地抓了抓我的屁股，我感覺的到我正在發抖，於是我用力地閉起眼睛，使勁地掐緊握把，心裡希望趕快到站，就能結束這一切。

## 小說組作品編號：

突然，我屁股上的手消失了，一個女生的聲音在我身邊大聲響起：「這個人是變態！」我轉頭一看，笙笙正踐著那位大叔的手，凶狠的瞪著他看。

車上的乘客聽到了，便都盯著他開始議論紛紛。我趕緊往笙笙那裏靠，怯怯地瞄了那位大叔一眼。只見他尷尬得無地自容，想要縮回手，但笙笙的力量卻比他大，讓他的手絲毫無法動彈。他只好澀澀地說：「我、我沒有！」

笙笙狠狠地甩掉他的手，帥氣地拋下一句：「有沒有你自己心裡明白！」便拉著我的手一起下車了。

我看著噩夢終於隨著公車開走，心裡鬆了一口氣，但仍餘悸猶存。笙笙見我驚魂未定的樣子，憂心地看著我：「妳還好吧？」

「嗯。真的非常謝謝妳！」我感激地看著她。「如果不是妳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」

「舉手之勞而已。」她微笑說。「妳家還沒到吧？我可以陪妳一起回家，我學過跆拳道！」

我們肩併著肩走著，我卻突然想到小茉她們說的那件事情。我猶豫了一段路程，最後決定還是開口。「那個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聽說……妳上了某個男人的車。」

她聞言，思量了一下，然後淡淡地回答：「嗯，那是事實。」

我驚訝睜大眼睛。「什麼事實？」

「就是妳們想的那樣。」她苦笑。

我不敢置信的摀著嘴巴。「所以妳真的跟他們……」

「對，就是那樣。」她看著我，輕描淡寫地說。「我敢做敢當，沒什麼好解釋的。」

我聞言，有點惱怒道：「為什麼？我原本以為妳不是那樣的人！妳怎麼可以那麼不愛惜自己？」

笙笙眼神閃過一絲滄桑，苦笑道：「我有我自己的苦衷。」

我堅定地看著她，說：「我欠了妳兩次人情，一次是在操場上我昏倒，一次是妳幫我趕走色狼，現在換我幫助妳了！妳能跟我說是什麼苦衷嗎？」

笙笙驚訝地看向我，然後呵呵笑道：「妳真是一個單純的女生！」我看著她笑完，她臉色一沉，開始娓娓道來：「我的爸爸是個酒鬼，他每天賭博輸了錢，回家後就是打我媽，後來我媽終於受不了，留下我跟我妹妹自己逃走了。我爸毆打的對象就換成了我們兩姊妹。」她舉起手，給我看她手背上的那朵紅色玫瑰花。「他曾經用菸蒂燙我的手，留下了傷疤。為了遮住這個難看的疤，我才刺了這個刺青……也是為了要提醒我自己，總有一天，一定要變得像帶刺的玫瑰那樣的堅強，能夠保護我自己和我身邊的人。」她露出似喜似悲的神色，繼續說道：「後來，不知道是該開心還是難過，我爸他去世了，我就跟妹妹搬來與我行動不變的奶奶一起住。那時我剛好國中畢業，便沒繼續升高中。我每天偷偷地在一家餐館裡幫忙洗碗，賺取那微薄的薪水，才能養活我們一家三口。直到有一天，有個叔叔聽了我的家境後，他說他可以給我一筆錢，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走……」她頓了頓。「我答應了。」

我怔怔地看著她，遲遲說不出話來。

「過了兩年，我存了一些錢後，才開始自己買書自習，好不容易考上高中，成為了妳的同學。但其實我已經滿十八歲了！」她對我淡淡地笑了笑，彷彿她剛剛說的那些，都只是書上的故事而與她無關。

之後我們沉默地走了不久，我家就到了。我再次充滿感激地跟她道謝，她依然笑笑地說沒什麼。

「那妳之後……還會繼續做這種工作嗎？」我問她。

## 小說組作品編號：

「會，那是能讓我的家人過上穩定日子的唯一方法。」

我看著她離去的背影，心裡五味雜陳。但我知道我很心疼她。

從那之後，我只要在學校見到她，都會跑去找她聊天談心。我們也會時常約出來見面，一起逛街或一塊吃個下午茶。我們兩個感情愈來愈好，無話不談，就像真正的親姊妹似的。到了高三，為了準備即將來臨的大考，我們也時常約出去圖書館自習。

有天，我們坐在自習室時，我發現坐在我旁邊的笙笙神情很不對勁。我便逼問她怎麼了，她沉默了半晌，才終於低聲地說：「我懷孕了。」

我急忙拉著她離開自習室。一到外面，我衝著她大喊：「是誰的？」

我看著平時自信的笙笙，此刻卻滿臉的不知所措，她眼眶泛淚地躲避著我的視線，然後輕聲地怯怯地回答：「不知道。」

我靜默了許久，突然開始放聲大哭，她被我嚇的忘記了自己的情緒，急忙安撫我。「妳怎麼了？妳沒事吧？」

我雙手抱住她，淚水縱橫的大喊道：「我會陪著妳的！」

笙笙聞言，也開始大哭。「謝謝妳……」

於是我們兩人就站在自習室門口哭了半天。

隔天，我們跟學校請了假，我陪她去婦產科做檢查。醫生說已經三個月了，是個健康的男孩子。走出婦產科，笙笙便堅定地對我說：「我想通了，我決定要把他生下來。」

「那妳大考怎麼辦？不讀書了嗎？」我擔心地問。

「我應該會休學。」她摸著肚子，淡淡的笑著。「為了他，我不會再做這份見不得人的工作了。等生下他後，我決定找份穩定的工作，平平淡淡地撫養他長大。」

我看著笙笙的溫柔而堅定的模樣，突然覺得她一定會是一位很棒的母親。「那我要當她乾媽！」我笑著也把手貼在她的肚子上。

「那有什麼問題！」她眼眶含淚笑著。

笙笙過沒幾天就辦好休學了，而我則繼續盡我學生的本分，終日埋首於書堆之中，假日偶爾才能撥出一點空檔找她吃飯。

時光飛逝，我考完大考後不久，她便生下了寶寶，她為他取名叫做李莫凡。「他將來一定是一個很不平凡的人。」笙笙滿臉笑容地說。

放榜了，我考上了南部的大學。九月時，便帶著我的家當去體會大學的新生活了。而笙笙則繼續待在台北，找到了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，白天上班時就託奶奶幫忙帶莫凡，下班後就專心的陪伴他，當個忙碌而快樂的母親。

在一次的大學聯誼中，我認識了一個在將來對我影響至深的男生，但當時的我並不知道，他叫藍宇碩。一開始見到他時對他並沒有特別的感覺，只覺得他長的蠻斯文的，是會讓人多看一眼的那種長相。

我在聯誼中喝了點酒，原本覺得只是水果酒，應該不至於太烈，但沒想到我高估了自己的酒量，沒多久就開始頭暈了。於是我說我不太舒服，想要先離開，眾人卻開始起鬨著，硬是要叫宇碩送我回宿舍，在我推託了幾次之後，終究是抵不過人多的壓力，宇碩便跟著我一起離開了。

我一路上搖搖擺擺的，他輕輕地扶著我的肩膀，幫我叫了計程車，跟著我一起坐到了我宿舍門口。

「謝謝你送我回來。」下了車，我眼神迷茫地拍拍他的肩膀跟他道謝，但就在下一秒……「嘔——」我吐了他滿身，然後我就失去記憶了。

## 小說組作品編號：

早上醒來時，頭仍隱隱約約地發疼。我發現自己躺在宿舍裡的床上，我便皺著眉回想了一下昨晚的事情經過，猛地往下一看，幸好身上的衣服完好如初。我下床巡視了一下，發現並沒有人的蹤影。

洗完熱水澡，喝了杯熱牛奶之後，才覺得身體舒暢了許多。準備出門時，卻突然想到了宇碩……是不是應該再正式地跟他道個謝？畢竟他千里迢迢地送我回來，還被我吐了滿身，我愈想愈覺得對他感到虧欠。於是我從我朋友那裏輾轉得知他的聯絡方式，約了他隔天一起吃飯。

翌日，吃完了飯後，他說我請他吃飯，他必須回敬我，於是我們兩個又去看了場電影。從這天起，我就明白我們倆對彼此都有好感，果然不出一個月，他就買了束花跟我告白了，而我也紅著臉，羞答答地答應了。

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跟宇碩在一起之後，我每天沉浸在美好的兩人世界當中，每天除了上課之外，就是跑去找他吃飯、約會，膩在他的身邊。

有天笙笙打電話給我，我幸福洋溢地告訴她：「我交男朋友了！」

「真的？」她驚喜的叫道。「能追到你真是他上輩子修來的福氣。」

「之後等我有空，我再找時間帶著他回台北，跟你見見面，讓你鑑定一下！」

「好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

在約定的餐廳門口，我和宇碩提早了幾分鐘到達。我挽著宇碩的手，興奮地四處張望。「笙笙怎麼還沒來呢……我告訴你，笙笙可是一個大美女喔，你不要看見了她就想把我給甩囉！」我開玩笑的對著宇碩嘀咕。

「怎麼會呢？你才是我永遠的寶貝阿！」宇碩笑著，輕輕地掐了一下我的鼻頭。

忽然我遠遠看見了一大一小的熟悉的身影，是笙笙牽著莫凡來了。「笙笙！」我開心的向她招手，她也燦爛的對著我笑著。

直到她走近後，看到了我身邊的人，臉便一瞬間刷白了。我發現了她的不對勁，便拉著她的手問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笙笙只是怔怔地盯著宇碩，假裝鎮定地說：「沒事。」

我看了眼宇碩，發現他的臉色也很奇怪。

於是，我們吃了一頓氛圍十分怪異的午餐。笙笙大多都是在餵身邊的莫凡吃飯，偶爾跟我聊個幾句，而完全不再正眼看過宇碩，宇碩也異常地靜默。

用餐快結束時，我實在是受不了如此詭異的氣氛了，於是便惱怒地質問他們兩人。「如果不說的話，我就直接跟你們斷絕關係！你們應該知道我最討厭別人有事情瞞著我了。」

我們三人靜默了許久，只剩莫凡牙牙學語地拉著笙笙的袖子叫著媽媽、媽媽。

好不容易，笙笙瞥了一眼宇碩之後，終於冷冷地開口：「他可能是莫凡的爸爸。」

聞言，我頓時晴天霹靂，一時呼吸不過來，彷彿周圍的空氣突然間被吸空了。半晌，我才一字一句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妳說，宇碩可能是莫凡的爸爸？」

笙笙看著我，久久才說：「對。」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你們以前認識？」

宇碩這才開口。「對。」

「我們以前就是那種關係，」笙笙鬱鬱地說，「妳知道的。」

這下子換我沉默了，我頓時完完全全地找不到一句詞語來形容我現在的心情。

我起身掉頭就走。

吵雜聲中，我聽見笙笙不斷地喊著我的名字，她的聲音用力的迴盪在我的腦海，但我並沒有回

## 小說組作品編號：

頭。

我一出餐廳就開始奔跑，跑了好一陣子，終於感到累了，才停了下來。我突然發現我的臉上布滿水滴，但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汗水還是淚水。

我開始失魂落魄的走著，突然間，我被人從背後抱住了，是宇碩。我定住了腳步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他那熟悉的聲音，從我耳邊溫柔地傳進我的腦海裡。

我思考了很久，這一切究竟是他們的錯，還是我的錯。是我讓他們因為我而又相遇了。又或是老天對我們開的一場玩笑，我不禁苦笑，這世界怎麼能小成這個樣子？

我不知道該用怎麼樣的態度與表情面對他們。我把自己關在家裡，不理任何人的音訊，也不與任何人見面。

過了好幾天，終於，我做了個決定，也做出了選擇。

我打給了笙笙。撥電話時，我發現我的手在抖，是因為我害怕這也許是我們兩人的最後一通電話嗎？但這不就正是我希望的結果？

「我想了很久，」我嚥了一口口水，冷靜而緩慢地說著。「我真的無法接受，跟我男友上過床的好朋友。」

電話的另一頭安靜了許久，才終於微弱地回答：「好。」

然後我掛了電話。

就這樣，我和笙笙斷絕了五年以來的聯絡。

我發現原來我們至始至終都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。

一年後，我跟宇碩分手了，因為他背著我跟別的女人上床。

他消失在我的生命中。

於是我每天專注於自己的課業，並找了份打工，偶爾也參加系上活動或學校社團，試圖 11 讓自己的生活精彩一些。

但我發現我做不到，因為我感覺身體裡的某個部分已經被挖空了。即使日復一日地忙碌地過著，當晚上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後，我依然無法感受到任何的滿足感。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很快地我從大學畢了業，回到我熟悉的台北，找到了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，正式地從學生邁入社會人士階段。

下班後，我搭著回家的公車，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面對窗外的景色發愣。這是我搭公車的習慣，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，但我就是喜歡欣賞一瞬即逝的景色。或許是因為就像人生一樣吧，一瞬即逝。

公車停了站，魚龍似的乘客一個接一個地上車，我不經意地瞄了一眼，霎時，我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身影，李笙笙！

她的眼神依舊明亮，就如同我第一次見到她那時一樣，只是經過歲月的摧殘，臉上不免多了些疲憊及滄桑，但仍舊美麗動人。

她沒看到我，逕自地站在靠近車門的地方，一手握著握把，一手拿著一本書在看。

我默默地看著她，突然許多屬於我們兩人的回憶，瞬間湧進我的腦海中。我突然想到當年我們會成為朋友的契機，也是在公車上。

我家到了，但我沒下車。等到笙笙下了車，我也跟著下去。

「笙笙！」

她一轉頭，手中的書本便掉在地上，她瞪大眼睛直盯著我看，驚訝地說不出話來。

我微笑著走近她，就像她當初走進我的生命裡一樣。我撿起地上的書遞給她，說：「妳過的好嗎？」

## 小說組作品編號：

她先是一愣，而後露出了一個似喜似悲的表情。「嗯。」

「我很想妳。」我說。

「我也是。」她說。

於是我們又開始聯絡了。

我才知道她又重新回到學校讀書了，她考上了大學，白天上課，晚上依然回家陪莫凡。我問她那妳不用工作了嗎？她說她妹妹畢業了，可以幫忙分擔家計，她就不需要那麼操勞了，我聽了很欣慰。

我們又像回到以前學生時期一樣，空閒之餘常常會約出去吃飯、聊天，我會跟她抱怨我工作上的不順，她會跟我分享莫凡成長的經歷。

分開的那三年，彷彿沒有發生過一般。我們依然是如此的契合，我明白她的內心想法，她也懂我的一舉一動。我們也有個默契，彼此都不會提到當初的那件事。

我發現我後悔了，後悔當初所做的決定，後悔我不應該因一時的情緒就跟她分開。

我才發現她對我是如此的重要。

某天，我突然心血來潮，做了一件我這輩子都沒想過的事情。

「妳看！」我得意洋洋地舉起手，露出我手背上的紅色玫瑰。

「天啊！」笙笙摀著嘴驚呼道。「妳去刺青？」

「對阿！」我抓起她刺青的那隻手緊緊握著。「我希望可以跟妳一起變的更堅強，能夠保護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。」

她感動地看著我。

我們吃完飯後，說好要一起去附近的一家百貨公司逛逛，於是我兩並肩而行，一路上說說笑笑的。

過馬路時，卻突然有一輛闖紅燈的車快速地衝向我們，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它，卻閃避不及……

我失去知覺前的最後一幕，是笙笙面對著我微笑。她擋在我的面前。

那一幕我永遠都不會忘記。

\*\*\*

典雅浪漫的婚禮上，我坐在距離新郎新娘最靠近的一桌，以伴娘的身分。

笙笙失憶後，我花了幾乎所有的空閒時間來陪伴她。每天跟她說我們學生時期的趣事還有蠢樣，也告訴她我們曾經分開了三年的原因及經過，又是如何地再一次的回到了彼此身邊。

她後來雖然沒能回復全部的記憶，但至少能想起一些零零散散的片段印象。她有時會對於這些事情感到很沮喪，我告訴她不要緊，因為我會成為她的記憶，而且我會一直陪在她的身邊。

我看著笙笙的奶奶，親手將笙笙的手交給了她的丈夫，奶奶哭得泣不成聲，但嘴角卻是上揚的。兩年前，笙笙遇到了一個願意包容她的所有過去，並且經過我認可的男人。我真正地打從心底祝福他們。

交換誓言後，笙笙將一大束的捧花往後一丟，卻恰巧落在我的懷中。

是一束紅色的玫瑰花。

我和笙笙相視而笑。